

曾凡华 侯健飞 著 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获奖作品

湘西大剿匪

XIANGXI DA JIAO FEI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西大剿匪/曾凡华 侯健飞著. —2版.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33-2222-8

I. 湘… II. ①曾…②侯…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4470 号

书 名: 湘西大剿匪

作 者: 曾凡华 侯健飞

责任编辑: 董保存

责任校对: 马 涛

装帧设计: 王华设计工社 HAVEST. net

版面制作: 周 倩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光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4.75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222-8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曾凡华

曾凡华 ZENG FANHUA

湖南湘西人。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大学艺术系文化管理专业研究生班。1968年入伍，1978年调入解放军报社，历任编辑、高级编辑、文化部副主任、主任，解放军报长征出版社总编辑，大校军衔。现任《纪实》半月刊杂志社社长、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院院长。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艾青诗歌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诗集《洞庭军号》、《辽远的地平线》、《士兵的维纳斯》，散文诗集《绿雪·野性的土地》，散文诗体小说集《月蚀》，长篇小说《碧血黄花》，中篇小说《桐花雨》，长篇报告文学《最后一战》、《牺盟·牺盟》等；长篇报告文学《神农架之野》获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50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开国英雄》（总撰稿）、100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和国之最》（总撰稿）入选第十七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长篇电视连续剧《蓝色三环》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篇电视连续剧《窦娥冤》获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其作品《最后一战》、《韶山红松》、《政委上山》等被翻译成日、英、法等国外文字介绍到国外，其译著《普希金诗选》在业界获得好评。



侯健飞

侯健飞 HOU JIANFEI

河北承德人。先后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北京大学艺术系研究生班。1985年入伍，多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所编图书多次分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鲁迅文学奖等。业余时间以中短篇小说和随笔创作为主，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现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行部主任、副编审。

题 记

关河自古无穷事
谁料如今袖手看

——陆游《书愤》

在中国鸡形的版图上，那片横亘于鸡腹地带的褐色山地，便是湘西。

湘西古属荆楚，地有五溪。“五溪林泽之间，多生草寇。”草寇者，土匪也。

于是，“湘西土匪”便在人们的心目中组合成一固定名词。一提起湘西，便自然联想到“土匪”；而“匪风甚炽，安居不遑”的湘西，也成了一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的特殊地域。

有史可考，湘西的匪患，始于明末。其时，沅水、澧水一带，便有“蒙面大盗”剪径于林莽水泽。咸丰年间，土匪“成群劫掠，啸聚为患”，清末民初，匪势愈烈，有的一股多达数百。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湘西的土匪恶性膨胀到10万之众。民间流传：“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真可谓“土寇流贼，多如牛毛”了。

历代官府，包括国民党政府，对湘西土匪没少清剿挞伐，但多是虎头蛇尾，如盛夏之“地皮雨”，浅“湿”辄止，结果养痍遗患，日益做大。只是在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彻底剪灭各路土匪之后，湘西才海晏河清，走向太平。

公元1992年10月，我们或假车代步，或安步当车，行程上万，遍访大湘西20余县、市，为撰写这部纪实文学搜集素材，发掘史料，企图以现实为支点，撬开尘封已久的石板，让历史之泉涌流出本来的面目，显示出真实的风采。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荡平湘西百年匪患，使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志士仁人们！

女文工团员温泉遭劫	249
阿拉营土匪劫车	252
徐汉章进城之日,也是部下在郊区放野之时	254
合围兴隆场	257
陈靖熊——湘西“扁形人物”之一	260
神秘的“瓦匠”	263
李正常——湘西剿匪英雄谱之二	265
第十一章 长沙·常德·芷江	269
陈采夫——湘西“圆形人物”之二	269
“蒲麻雀”比枪法	275
彭玉清——湘西著名土匪之二	276
第十二章 黔阳·怀化·花垣(永绥)	280
天网恢恢	280
曾庆元——湘西著名土匪之三	282
黄玉姣谈话录音(经整理)	286
王村——湘西古老小镇之一	289
第十三章 永顺·大庸·桑植	297
“打死不解放!”	297
杜鹃山	299
人到黄河死了心	302
第十四章 花垣(永绥)·晃县·天柱	309
时令进入6月	309
茶洞——湘西古老小镇之二	310
峡谷间的对话	311
周燮卿——湘西“扁形人物”之二	313
“你们说我是,我就是……”	316
“兔子”不吃窝边草	318
姚大膀——湘西著名土匪之四	318
鲤鱼上钩——歹的兆头	324
临死手里还攥着一支快慢机	326
血染扎营冲	328

经济上往来甚少，关系松散。

因此，那位颇具诗人气质的师范生，在假期中仿效孔夫子“周游列国”，夹一把油纸伞，一文不名地靠替人写“对子”混饭吃而漫游各地，以后又回湘考察农民运动，再以后又取道湘东，重上井冈山，可就是没有涉足过湘西。据传，有一回贺老总当面问及他“为什么事不去湘西走走？”他那位做了人民领袖的老乡调侃道：“你们那里野得很，我怕被蒙汗药放倒！”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玩笑归玩笑，幽默归幽默，伟人的诙谐里也或多或少道出了几分湘西的真实。

湘西多匪，这是人们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

旧中国的黑暗政治，无疑加剧了湘西的封闭和落后，再加之自然环境的险恶，文明往往被野性所扼杀，以至于强悍的民风走向极致。

西方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将野性归纳为人的一种本能——攻击性，而将攻击性又全然归于各种几乎完全是和平的社会中很少发生的环境反常。如此说来，湘西的匪风似乎是天生的。其实，所谓天生是指某种特性能在某些特定环境中得到发展成形的可能性，而不是指某种特性在所有环境中都能发展成形的肯定性。因此，湘西土匪的攻击性，并非是“人类本能冲动周期性地突破压抑的表现形式”，也不是弗洛伊德和洛伦兹们所谓的“精力释放”；而实际上是一种大概念的“文化模式”，是人性恶的因子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湘西土匪铤而走险的攻击形式，只能是后天性的。由于历代统治者对此采用危险的放纵态度，使这种攻击性自行发展，最终失去控制，转向异化和诉诸暴力。

但是，土匪的这种将攻击性作为一种手段以夺取生活必需品、食物或社会地位，张扬自己生存空间的行为，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的“自然选择方式”的框架。

据统计，在贺龙元帅的家乡——匪患严重的湘西桑植，90%的匪首都出身于地主。这说明，那些占山落草、揭竿而起者，不仅仅是由于“生活所迫”；这里面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原因，也不能排斥带有地域性的生物性方面的原因。因为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产物；除了生物性方面，人还有极为复杂的社会性，而正是由于具有社会性，土匪才成其为土匪；土匪的产生、发展和终结，更主要的呈现出的是社会学规律，也表现出一定的生物学规律；生物学规律不同于社会学规律，既不能用前者来解答，也不可以用后者来取代。

土匪现象是人类社会现象的一种。今天，我们试图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综合研究这两大文化领域的这一特殊现象。

当然，我们的这种研究是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进行；自然要比纯学术性的研究来得生动、形象些。

本来，“文的方式”也是“人的方式”。“文本”和“人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整体，加之笔者中的一位本身就来自湘西，其左邻右舍、三亲六故又多少与“土匪”有些瓜葛，这就注定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一二点“自我表现”和“感情投入”的成分。但归根结蒂，社会给予文学的注意，不会过多分散商品意识日趋浓烈的人们在竞争中所能付出的精力。

“湘西土匪”毕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消亡，又是以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付出为代价的，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劳作，会具备一定的价值；自然，如前所述，这价值也有生物性，而主要是社会性……】

一份当时极为机密的内部文件

【作为湖南行政权力中心的省委大院，和十多年前似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路边的樟树显见得高大葱郁了些。

省档案馆乃院中之院，我们通过岗哨入内的时候，扑入眼帘的便是圆形花坛上的几束火艳的美人蕉。

这儿前踞“九所”，后临蓉园，两处地方都是毛泽东主席当年回湖南时下榻的所在。老人家曾召来周总理商量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呢！”这些就发生在“九所”那株丹桂树下的平房里。

因握有档案局长（也是个湘西人）的手令，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是倾其所有让我们查阅的。遗憾的是，偌大个档案馆，关于湘西剿匪的材料寥寥无几。但当时的湖南军政委员会代主任肖劲光将军在1949年12月向上级汇报的一份工作报告值得一录：

.....

湖南军政委员会第一、二两次会议上提出之方针，所实施各项具体工作情况。

第一，全省大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湖南军队仍是有消灭白匪，解放省会，解放湘南、湘西水深火热中的广大群众之任务。

第二，四野主力已入湘境，支前供应任务之严重性，超过全国任何省份，但湖南为进军西南必经之道路，为使西南人民早日解放，

湘西，原有地方游杂武装约10万，目前，大股土匪虽已解决，秩序已暂告稳定，唯潜伏小股及零散匪类仍暗中滋扰，最近决定以政治攻势结合发动群众，进行争取分化与军事清剿，期于相当时期加以肃清。对土匪只要坚决打击，剿灭其最坏的部分，争取分化安抚其他胁从的部分，收效亦大……

截至10月底，仅边远偏僻的靖县、晃县、凤凰、乾城、永绥、保靖、龙山等15个县份尚有残匪；这些残匪只要我剿匪部队到达后即不难解决的。

湘西八、九、十分区则组织了永顺、沅陵、会同3个工作委员会，配合1个军的主力，成立湘西军区，现正经营湘西工作……

……

从这份当时极为机密的内部文件上看，中共对于湘西剿匪工作的布置，政策已露端倪。

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之后，四野大军一路势如破竹，直下湖湘。

7月29日，十三兵团四十九军一四七师长驱直入，兵临常德城下。】

“左包洞庭，右扼五溪”的湘西门户常德，素称鱼米之乡，往日商船云集、熙来攘往的东门码头此刻已行人渺无，临江高耸的城墙上，用沙袋堆起的简易工事里，懒洋洋地躺着几个抱枪打盹的士兵。

早些时在山林里闯荡懒散惯了，乍一换上正规军装，就像是上了嚼子笼头的马。半月之前，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将他们这些土匪游杂武装点验收编后，将他们的头儿汪援华、曹振亚分别给了个暂五师正副师长的头衔。解放大军在澧县桃花滩一打响，汪援华即率大部队撤往永顺去了。偌大个常德城内，仅留了少数兵力守备几个据点。

守城的这些匪兵，以为解放军还需些时日才能抵达常德，守备也松懈得很。

其实，担任左路纵队的四野十三兵团四十九军一四七师取捷径从津市乘船，于28日直达常德牛鼻滩，然后水陆并进，于是夜攻占德山。翌日一早，一四七师四三九团二营即推进到常德城东郊。

在向导的引领下，四连先锋班悄悄摸到东门城下，全班搭人梯爬上城头。

第一个登上城墙的张志云刚刚跳上垛口，猫起腰正想往沙袋工事接近，不料被守敌发觉，打来一梭子弹，当即中弹倒地。后边的战友赶紧将他救起，

白崇禧莞尔一笑，回答令幕僚们吃惊

8月的芷江盆地也是炽热难当的。头伏刚过，二伏的骄阳把芷江机场的跑道烤得滚烫。晌午时分，下过几滴苦雨，雨点子还未着陆，就被炽热蒸得痕迹全无。

当白崇禧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舷梯口时，云集芷江迎接他的各路“豪杰”着实兴奋了一阵。

危难之际，白崇禧不得不放下架子，脸带微笑地与前来迎接的各路“豪杰”一一握手。

白崇禧是受过正统军事教育的陆军一级上将，以往，是不屑与这帮人为伍的，当年在广西剿匪，他才是个小小的连长，就力主剿重于招，并枪决了一批屡招屡反的惯匪，一改过去的招抚政策为进剿政策，为广西人所称道。

如今也是此一时彼一时。眼见这些土匪头目有的着长衫，有的短打扮，还有的穿了不知哪个朝代的军服，不伦不类，俗不可耐，心里厌恶却表面上又得与他们虚与委蛇。

“实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不然我白某是决不和这等人打交道的！”宴会之后，白崇禧私下对他的高级幕僚道出了自己的真情。

宴会是在芷江福音堂举行的。为了收买人心，笼络感情，他不得不与这些“绿林响马”歃香拜把，歃血结盟。

“今日的宴会，难为白长官了！”

白崇禧莞尔一笑，回答令幕僚们吃惊：

“刘伯承可以与彝人小叶丹喝鸡血酒，我为何不可以？”

话虽这么说，据后来投诚的一位幕僚说，那天夜间，白崇禧将口反复漱了好几遍……

据史料载，次日，白崇禧在芷江县府大礼堂主持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杨永清、张平、汪援华、潘壮飞、杨春圃等闻名湘西的土匪头目外，还有省府主席黄杰、湘西绥靖公署主任刘嘉树、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一〇〇军军长杜鼎、暂编第二军军长张中宁、省府委员戴季韬、八区保安司令陈越飞、九区专员陈士、十区专员杨镇南、保安第五师师长严梧、宪兵副司令毛炳文以及芷江县政府科级以上、军队连级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和国民党区分部以上人员共400多人。

会上，白崇禧不得不一改昔日谨慎拘严的态度，也学会了插科打诨，信口雌黄：

抵芷江，并另附银洋 3000，说是给杨永清“聊补家用”。

嗜杀成性

【拖杆子出身，做了“复兴楚汉宫”双龙头大爷的杨永清并非草包，其鲁莽之中也不乏山民的狡黠。这可以从他竞选国大代表、排除异己的手段中略识一二。】

自从 20 岁那年，杨永清凭两支“喂子枪”起家，在罗山庵聚众砍香拜把，踩湾劫径，开始土匪生涯，便一直工于心计，在乱世之中得了一个少将师长的头衔。北伐之后，他拖了二十几支枪，回到芷江做起“员外”来。

1947 年竞选“国大”代表，杨永清不露声色地稳坐“楚汉宫”中，开堂砍香，收拢选票；私下却遣人将强有力的竞选对手邓海藩暗杀于鸭拱桥头。过后，又“积极”捉拿凶手，并声泪俱下为之哭灵，把芷江人全蒙在鼓里。

此案一直到解放后镇反时才真相大白：

原来，凶手不是别人，正是杨永清的侄子——杨友明。

这里，特录下杨友明的亲笔供词：

我在参加便衣队之后，与杨永清来往更加密切，一次，杨永清对我说，一个年轻人要想干大事，主要靠胆子大，我原来一个字不识，还不是拿命拼出来的？现在我虽然当上了三省（广西、贵州、湖南）剿匪总司令，但县参议长邓海藩很不心服，与我抗争，想夺我的位子。我插话说，有机会我们几个便衣把他搞死就是。杨永清对我说，只要有这个胆子，真的能干的话，将来当一个连营长是没问题的。这以后，我就几乎每天都要到杨永清的公馆里去一两次。

这一天，我在姑妈家玩，过了一会儿就同表弟表妹一起出来，走了一段路后，表妹上学去了，我和表弟就上街玩，边走边说，当走到鸭拱桥时，表弟看到邓海藩从巷子里出来，就告诉我，邓海藩来了。我听后就注意了周围，并看到邓的身边只跟了一个 10 多岁的勤务兵，我悄悄跟表弟说，等我把他做了。表弟听后，心里害怕，就说先走，在聚成杂货铺等我（这是舅父开的）。他走后，我就转身对着邓海藩走去，趁邓没有注意，我掏出勃郎宁手枪，向邓开了一枪，击中其手膀，接着开第二枪，击中他的脑部，邓才死了。那个勤务兵一听枪响，早就跑了。打死邓海藩后，我跑出新东门，后又由老城门回到城内的聚成杂货铺找到表弟，并一起到西街一个馆子吃了鸭脚。这时，我再三地告诉他，对打死邓海藩的事，不准你同任何人讲，一定要保密。表

弟说，我跟邓海藩不是亲也不是戚，你又是杨永清的人，我惹得起吗？随后我就到杨永清家里告诉他，我已将邓海藩打死了。杨永清说：想不到你真有这个胆量，以后你若不愿意在汽车队里干的话，可来这里，由张智凡分一连兵给你，你当连长。那时因我开车还混得不错，就答应他以后再说。讲完出来后我又向鸭拱桥走去，很远就看到围着一大堆人，多数是穿长袍的，邓海藩的老婆孩子还守着他哭。我在旁边站着还说，是谁打死了他，怪可怜的……

【杨永清的嗜杀成性已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那位后来混入我云南军区航空站做了场务工作人员的凶手杨友明，对杀人却是那样不当一回事，就像打杀一只青蛙似的。其供词的冷静和轻描淡写，令人吃惊。

杨友明以盲目憎恨替代对生命价值的认知，仅听了杨永清的一句话，就杀害了具有相同本能、感情，共同拥有一点生命乐趣，共同意识到死是进入空无的其他同类。

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是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破坏本能”所致，小时候就表现于外在的迸发着激怒的侵略性质（几乎起自刚生下来的时刻）。

其实，对杨永清，他是要消灭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邓海藩威胁了他的地位，这种威胁成了他攻击的理由，激起了先前内持的侵略性冲动，被攻击的对象是那竞争的入侵者。连带的感觉是愤恨与恐惧——恐惧被报复与其他结果。后果是想消除那威胁的来源与恐惧的对象。（〔美〕卡尔·迈宁语）而对杨友明，仅仅是受到某种意念的驱动，便丧失人性地对一位与己无冤无仇者发起攻击；这意念，仅仅维系于土匪间的那种帮会式的“义气”，从杨友明的供词上看，他似乎摒弃了“当营长、连长”的个人动机，而仅仅是履行自己的诺言而已，这种盲目性造成的悲剧是土匪自身的悲剧，也是野性萌动时的“人格分裂”。

西方一位人类现象学研究者提出这样一种高论：“不管是外泄或内发的破坏性冲动或杀人的欲念，只要被中和而融入建设的感觉，其结果，不再是破坏或谋杀而是建设与创造，不再是消灭生命而是全靠生命，在这种意义上，生育和性交行为也是谋杀的相对行为。”

然而，事实上却是，妻妾成群的杨永清们并没有因此而消解其“杀人的欲念”……】

武。杨永清把白崇禧带到神坛正中的一张系着龙凤呈祥的绣花桌围的红木八仙桌前停了下来。这时候，许多新闻记者打开照相机，围到台边，闪亮了镁光灯，抢拍了这个镜头。杨永清看看并没有刺客，才把右手从放着手枪的马裤袋里伸了出来，向众人拱拱手，只听得有人高喊了一声：“开宴！”吹鼓手立即奏起了乐。

了解湘西帮会重大集会仪式的湘西老人都说，在湘西帮会中，要属“楚汉宫”的大酒宴结盟仪式最隆重，但这样大的场景，平民百姓并不容易看到。回忆录接着写道：

杨永清亲自为白崇禧斟了一大满碗茅台酒。酒溢在桌布上，一阵酒辣味冲刺了白崇禧的眼睛。他皱了皱眉头，便顺手用筷子在离他最近的拼盘里夹了一块卤牛肉，咬了一口，便放下了，也不愿再动筷子了。原来这4个拼盘不仅是卤牛肉半生不熟，其他的東西也是半生不熟，而且既厚且大，这对于习惯于吃精制细作的白崇禧是很不合胃口的。当他看到各桌的人在大碗大碗饮酒，大口大口吞餐的情况时，越相信自己对湖南人粗俗、两广人文雅的看法是正确的。杨永清看到白氏对拼盘不感兴趣，便回头一挥手，就开始上第一道正菜了；伴着上菜，鼓乐手又吹打起来。端上来的第一道菜，把白崇禧吓了一大跳，只见一只足有七八斤重的大红烧鸡身上，插着一把雪亮亮的短刀，放在他的面前。正在狐疑不解之际，忽见杨永清站了起来，卷起了双袖，拔出短刀，白崇禧紧张了。说时迟那时快，杨永清一刀砍下了鸡头，拿着鸡头打了一个圈子，绕到席前，弓着腰把鸡头双手奉献给白崇禧，庄重地说：“白大哥！按照帮会规矩，请赏脸吃下吉祥鸡头，你若不吃，我们弟兄都不能动筷子。请！”

白崇禧捏了一把冷汗，迟疑了一下，看到众匪都一齐起立了，只得去接鸡头，但又不便使用筷子，只得张开一只手掌去接，这时，立刻爆发了一阵掌声。说实话，白崇禧是从不吃鸡头的，而且一见鸡头和鸡屁股之类的东西，就会本能地感到恶心，但现在有什么办法呢？为了不违众匪盛情，咬紧牙关，拿起光秃秃的鸡头，在鸡冠上咬了一口，这时杨永清和众头目才七零八落地相继坐下去。白崇禧恐怕方块小报的摄影记者出他的洋相，正要把手里的鸡头放下，忽听到杨永清恭恭敬敬地说了声“赏脸”，又不自觉地拿起了鸡头胡乱啃了一口。这一下，啃痛虫牙，立刻双眉紧蹙，停止了咀嚼。想

起自己这么赫赫一个大人物，参加过不知多少中外各式宴会，还没有遇到过像今天吃又不是，不吃又不是的尴尬处境，心里好生不快，但为了共图反共大业，只得忍受下来……神坛下丝竹鼓乐声又起，第五道菜献上来了，那是一只烤小猪，小猪身上也插着一把雪亮亮的小刀。白崇禧正想说明他是清真教徒，不吃猪肉，不料一只扑打着翅膀的活生生的大公鸡的喉血，已经流进他的茅台酒杯中。等不及完全弄清情况，各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国大代表、各路匪首，都端着血酒，一拥而上，在“蒋总统万岁”、“白长官万岁”声中，面对白氏一饮而尽，白崇禧从没喝过血酒，也很讨厌这种“茹毛饮血”的野蛮举动，但看到这杯血酒政治性如此强烈，只得皱皱眉头，高举酒碗……

场上活跃起来，坐在女宾席上的黄玉姣带领杨永清的小老婆和龙山女匪头目双枪将向三姐等向白崇禧敬酒。黄玉姣今天打扮得特别俊俏，烫了发，擦了口红，鼻梁上架起一副墨色太阳镜，身穿胸口贴着金花的绛紫色绸旗袍，足穿奶黄色全高跟鞋，她们扭扭捏捏地围住了白崇禧。白崇禧是逢场作戏的老手，知道免不了要敬酒，便叫他的侍从副官从皮包里拿出几瓶假威士忌（实际上是果子露）来，在黄玉姣妖声妖气百般撒娇之下，连干了几杯，每干一杯，黄玉姣就要喊一声“OK！”台下有不少土包子，不知这是什么玩意儿，所以虽然猜着拳，但每次听到“OK”也要回头望望她。黄玉姣走下台来，就被人拉到曾西胡子桌上去了，到那里又发出“OK”、“哈罗”的尖叫。

一个按帮会规矩办的宴会，到了后来，早已没有规矩了。白崇禧看到一片胡闹。而杨永清呢？他一手拿着一一条小猪腿，一手拿着一个生的干红辣子，正在津津有味地大嚼，发出像老母猪吃糠一般的怪音。他的八字胡须上沾满了油腻。白崇禧不禁打了一个恶心。他心里想：到底是土匪出身的草包，极野蛮，极不文明，没有一点教养。没有可说的，要不是利用土匪为我卖命，我怎么会跟这类人打交道？怎么会迁就他们吃鸡头、饮血酒？可恨共产党在后面追奔而来，我才落到如此地步。于是，他故作亲切地拍了拍杨永清的肩膀。正在埋头吃猪腿的杨永清，冷不防有人向他肩上一拍，吓了一跳，习惯地立即把一只油污的手插进了马裤袋摸手枪，等到定神一看是“白长官”在拍他，便连忙丢下猪腿，满脸笑容地奉承过去。白崇禧笑着说：“老兄，共军在湘西是站不住脚的，你好好干下去

1949年5月初，白崇禧发现从河南撤往湘北的张轸兵团有投共迹象，万不得已，于5月17日放弃武汉，回师解决张轸。这时张轸先行一步率众北进，并通电宣布加入中共第四野战军，回戈反击白崇禧。无奈，白崇禧将华中公署迁到长沙。当时白崇禧的战略部署是：以张淦、陈明仁、黄杰兵团扼守武长路正面，徐启明兵团守赣西为右翼；另以宋希濂部自沙市南撤至常德、芷江及湘西腹地一线为左翼，再加上从长江退入洞庭湖的海军为辅佐，就构成了一条紧凑而坚固的防线，足以阻止共军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

在这个战略部署中，白崇禧和何应钦都认为国军的左翼最为保险，可谓万无一失。因为宋希濂拥兵10万，军械精良，其防地左依湘西百里大山，右傍浩浩洞庭湖，如果扼守要冲，共军在半年内也不可侵入。

湘西，成为一枚颇有分量的棋子。

那时的白崇禧根本没寄希望于湘西那些只会暴乱，只会放枪的乌七八糟的地方武装和土匪。

没想到3个月后他这位率兵百万的战将竟屈尊芷江用银元收买人枪反共。

然而，战争中最令统帅们痛心的是部将不听调遣。

拥有10万精兵的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自恃是蒋介石的爱将，根本不听白和何的调用。不听命令倒也罢了，可笑又可恨的是宋希濂竟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这样，常德、湘西、芷江一线门户大开。如果共军乘机挥师南下，白崇禧的唯一一支主力即刻会被共军层层包围。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听到白崇禧气急败坏的禀报，慌忙拿起电话，声嘶力竭地命令宋希濂火速撤往湘西。

何应钦抓话筒的手有些颤抖，他喊：

“希濂，国家危亡，军令面前切不可儿戏，你必须即刻按计划撤往湘西！”

想不到何应钦这位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在黄埔生面前也失去昔日的尊严了。

宋希濂回答：

“我撤往恩施的行动是蒋总裁下的命令！”

宋希濂甚至没叫何应钦一声院长。

何应钦说：

“恩施一带并无敌人，你到那里去实无必要！湘西、常德一线异常空虚，你如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希濂说：

“我管不了那么许多，蒋总裁要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何应钦说：

“蒋总裁已不管战事，再说他现在不了解湖南局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希濂，要以大局为重啊！”

宋希濂说：

“不可以，难道你要我违抗蒋总裁的命令吗？”

何应钦说：

“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部队作战，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希濂也气愤地说：

“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

话一说完，“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由于胡璉兵团的南撤和宋希濂之师的抗命，白崇禧苦心经营的“华南计划”破产了。华中战区的彻底瓦解，当然以共产党迅速出击湖南为标志。

所幸的是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算做有仁有义之君，在他们酝酿起义之际，唐生智等力劝程、陈二人将6月只身飞来长沙的白崇禧扣押，献给解放军。但程、陈二人认为，人各有志，暗中对白下手属小人之举。再加之陈明仁原在四平之战后蒙冤时，白崇禧曾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于是，陈明仁阻止了许多人对白的异动，亲自送白崇禧到机场飞离长沙。

决心给蒋介石效忠到底的白崇禧即使到这个份儿上也没削弱抗击共产党解放军的决心。他一面向蒋介石“电告”宋希濂的状，一面在电话里向李宗仁汇报要建立“湘西反共根据地”的设想。他说，在衡宝线上消灭共军主力的同时，要发动起湘西数十万民壮与共军周旋。白崇禧最后在电话里一连重复了三遍：

“湘西！湘西！湘西！”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回顾这段历史时道：白氏返衡阳后不久，程、陈、唐遂正式联名通电易帜。他们三人都参与白崇禧的华中战略部署的机要，又都是湖南人，对本省地形和国军的部署了如指掌。共军5万余人遂在叛将指点之下，入侵湖南，威胁华中战区的左翼。白崇禧因早已预料及此，他在返抵衡阳之后，即将湘南防务重新调整（之前在芷江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作者）。入侵共军竟堕入白氏预设的包围圈中，被国军包围于宝庆以北的青树坪。血战两日，共军终被击败，为徐蚌会战以来，国军所打的唯一胜仗。自此共军为整理部队，消化既得战果，对白部不敢轻犯，白崇禧因得在衡阳一带与共军相持达三月之久。

时至今天，白崇禧当年要立足湘西的战略部署也应该被看做上策，然而

时局所趋，国民党众叛亲离，白崇禧固然是一个有远见的战将，但倒行逆施，最终落得个“苟且偷生，惨淡晚年”，他在湘西收买的各路“英豪”，根本经不起解放军一捎一带，号称10万的“民壮”武装便土崩瓦解。

1954年李宗仁先生在写给蒋介石一封反对他“连任”总统的信中，又谈到了湘西战役对大西南之战的重要性，信中说：“在紧急关头，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璉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国防部原令撤退青岛之刘安琪军南下增援粤北，吾兄则密令赴海南岛，结果等于开门揖盗，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

谁都会替“白长官”难过，但历史会记住。】

民壮？土匪？国军？

【只因为一切成了过去，才有了历史，为历史痛心，是警策后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三年内战中，各自不知有多少令人“言之心痛”的事，但双方内部之间的事，在后来的著述中都尽量不提或少提，不知这样的历史是否可信？通翻大陆几处大型图书馆图书目录，国民党记录湘西民壮（共产党称之为土匪）抗击共产党的史料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共产党方面，这段历史资料或文稿、专著少说也不下500万字，仅湘西各县的土匪武装名称和大小头领的人名加起来恐怕就颇为可观，因此，要想系统地介绍湘西土匪的渊源和覆灭，委实不是本书所能完成的，即使抛开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正规部队在湘西境内的交战不说，只介绍国民党白崇禧撤离湘西时在那里收编的地方民壮（国民党史料这样称之——作者）武装的最后消亡，本书也不能完全顾及到。而且，这些被收编的武装其实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武装部队改编而来。

那么，1949年前后湘西逾10万武装是该称民壮，称土匪，还是称国军？

因为一种事物的名称落在纸上都只是一个符号，只需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理解这种符号。

总之，湘西崇山峻岭间弥漫的硝烟，只是那场战争末尾一个陡笔，点出一点别样的墨迹来，使一种正规战争陡增一些血腥的趣味。

到1949年9月初，扯了国民党旗帜的湘西武装的活动地域是：

暂编第一军，军长陈子贤，下辖5个暂编师：

暂一师：师长田载龙，副师长朱际凯，下辖3个旅：

一旅旅长朱际凯（兼），有人枪3500余，活动在慈利县西北部；

三旅旅长张绍武，有人枪 1600 余，活动在慈利县三家店附近；

独立旅旅长陈策勋，有人枪 6600 余，活动在桑植、慈利等县。

暂三师：师长陈子贤，副师长何沛霖，参谋长邓德让，下辖 3 个旅 6 个团，共有人枪 6000 余，活动在桃源、沅陵两县之间。

暂四师：师长罗文杰，副师长向明歧、梁仰元，参谋长方天印，下辖 3 个旅：

一旅旅长李兰初；

二旅旅长向宗模；

三旅旅长冯松；

共有人 8000 余，步马枪 2400 多支，活动在桃源县。

暂十一师：师长张平。该师辖手枪队、特务队，直属大队、游击支队、6 个常备队和 8 个后备队，共有 2800 多人，各种枪支 1900 余，活动在古丈、泸溪、沅陵一带。

暂十二师：师长师兴周，下辖 4 个团，共有人枪 9000 余，活动在龙山县。

暂编第二军，军长张中宁，副军长张玉琳，下辖 4 个暂编师：

暂六师：师长米家进，副师长刘华峰，参谋长刘自芬，下辖 3 个团，共有人枪 3000 余，活动于怀化、辰溪、麻阳县一带。

暂七师：师长石玉湘，副师长雷振远，参谋长傅菊生，辖 3 个团和 4 个直属连，共拥兵 2000 余，枪支 1000 余，活动在溆浦县大小江口及辰溪火麻冲、长田湾、锄头岩一带。

暂八师：师长胡震，副师长胡振华，下辖 3 个团，共有人枪 2000 余，活动在辰溪、麻阳之间。

暂九师：师长张剑初，副师长徐汉章，参谋长陈靖熊，下辖 6 个团，共有人枪 2000 余，活动在泸溪县境内。

暂编第三军：军长田植，下辖 3 个暂编师：

暂二师：师长周燮卿，副师长陈布龙，参谋长杨希烈，有人枪 2000 余，活动在乾城、永绥（今花垣县）一带。

暂五师：师长汪援华，副师长曹振亚，参谋长冯泉，下辖 3 个旅 9 个团：

一旅旅长曹培斌；

二旅旅长向克武；

三旅旅长曹子西；

共拥兵 9000 余人，枪支 2500 余，活动在常德。

暂十师：师长瞿波平，副师长杨树臣，参谋长侯振汉，下辖 3 个团和 4